

瓦冷霜华重

凌泽泉

清早起身，走进庭院，但见草叶上密密地镶嵌了无数粒细碎的白玉，晶亮地闪着凛凛的寒气，就连地上散落的几根细细的枯枝也悄然裹上了一层亮白的外套。抬眸望去，门前立着的几株香樟，枝叶粉雕玉砌高远清冷，邻家屋瓦上也轻铺了一层绒绒的银纱，缕缕冷光直逼入眼。

“一雁过连营，繁霜覆古城”。霜，以无处不在的脚步，于蒙蒙夜色里，在悄无声息中，就将剔透的晶莹密布于露天的角角落落，哪里管它是山还是水，是乡野还是城池。

霜，闪着刀剑的寒光。

“霜降杀百草”，秋霜打过，植物大多抬不起头，忽然地，一股透心的寒凉席卷而来，“霜降不起葱，越长心越空”。即便是耐寒的葱，也不再生长，得赶紧收回家去。梧桐叶落，枯枝低垂，松柏和冬青的叶间包裹着的也是一层凝滞的绿。起初，霜的步履是缓缓的，渐渐的，西风吹得越来越紧，霜便操起巨鞭，催赶着农事，意欲把繁盛的绿色快速赶下枝头。

一夜霜起，池塘少却了鹅鸭的喧闹，滤去了往昔的浑浊，碧碧的如同一面镜子，倒映着房屋、树木，还有同样净碧的天空。庄稼地里，枯黄的植物秸秆远远地灼烧着农人的双眼，风摇响了豆荚，也镀黄了稻穗，更白了棉花的头。伴随着南归的雁阵，大片大片的高粱也伏向了干燥的大地。是啊，繁华业已退场，该到了颗粒归仓的时候了。于是，收割的镰刀在田地里挥舞，农人的欢笑也在山梁上蹦跳。

古籍《二十四气解》中云：“气肃而霜降，阴始凝也。”古人还将霜降分为三候：一候豺乃祭兽，二候草木黄落，三候蜇虫咸俯。愚以为，豺狼将捕获的猎物陈列在秋天的大地上再悠闲自在地食用，像是一种庄严的祭秋仪式，以此来报答上苍恩赐这萧瑟之秋，让其享用到的如此的美味。转而进入二候，秋之霜剑斩断了叶之经络，枝头的叶片渐趋枯黄以至纷扬飘落，删繁就简后的大树空举枝条，在风中裸露着凄凉。霜寒进入更深一层的三候，面对浓霜铺天盖地的侵略，自然界的花鸟虫鱼们退缩的脚步一步步加快。虫儿们垂下头潜伏在洞中不动不食，开始蛰居，以消极的躲避来抵挡风刀霜剑般的秋寒。

不屈者如枫，如乌桕，经霜后，褪去曾经的嫩碧，换一身妖红的装扮，在枝头招展；还有那冬青、香樟们，顶着深重的冷霜，于寒风中执着地守护着一份浓郁的翠色一份执着。勇敢的菊，于百花凋零中杀将出来，愣是在枝头拨开浓霜，顽强地开满一瓣瓣黄花。

夜起的霜，蹑手蹑脚地降落到菜圃里，顺着青菜、菠菜和萝卜的叶脉钻进内核，织着晶莹的网，让节气之韵悄然渗至叶之肌理，藏起淡淡的甜味；霜打的韭菜，也格外的嫩、分外的香。这些与霜亲近的露地蔬菜，深知霜的好。就连躲在地窖里的红薯，也感受到了霜的润泽，暗暗地在体内悄悄收浆酿蜜。

小雪，多么诗意的一个节气。小雪有三候，谓：一候虹藏不见，二候天气上升，三候闭塞成冬。阳气上升阴气下降，万物生机顿失渐入寒冬，尘世闲静且淡然。此时，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”和故友围炉话聊，岂不美哉。

最喜初冬时节，伏于案前读宋词，爱极了陆游的那句：“平生诗句领流光，绝爱初冬万瓦霜。”想那成千上万的瓦片上早已布满霜雪的景色，该蕴含着多么深邃的意境。枫叶被染红渐趋凋零，却愈发迷人，梅花虽含苞未放，但似乎已嗅到缕缕清香。

户外，新生的麦苗和油菜秧闪着油油的绿光，赶早的农人踩着田埂上霜色已重的枯草向集市赶去，走着走着，头发和眉毛上便结上了一层白霜，眨巴几下眼睛，便有薄霜轻化为细细的水滴悄然跌落。早起上学的孩子也要顶着霜儿赶路，等赶上一段山路，眉毛、头发乃至肩头的书包上全落了一层薄霜，呵一口热气，搓几回手，眨几下眼睛，又一路小跑向前冲。

经霜，是对肉体与身心的一种历练。但凡经过霜打的人，一如霜天的蔬菜，其内心定也蕴藏着一份别样的甘甜。



栖居

李昊天

摄

鹿窖的兴衰

王贵宏

鹿窖，是过去山里鄂伦春人马猎人捕捉马鹿和驼鹿等动物设的陷阱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小兴安岭的鹿窖在年深月久风雨浸蚀下，只留下一些大大小小的深坑，像张开的大嘴，讲述曾发生在这里的故事。许多鹿窖设在山崖上，虽崖上土壤瘠薄，挖掘费劲，但沙石滤水性强，即使暴雨后也不存水，窖内砌的圆木不易腐朽塌陷。鹿窖一般两米左右长，一米多宽，深两米左右。马鹿掉进窖内，活动空间小，腾挪困难，跃不起，跳不出，只能束手就擒。

猎人在山崖顶上挖掘鹿窖，虽不如在林地里省力，但却能长时期使用。再者，山崖上的风一般较大，可以吹去从窖内往外挖沙石时人留下的气味，没有人的气味或气味较少，可以使嗅觉极灵的马鹿消除疑虑。鹿窖挖好后，用细木杆盖上窖口，木杆上再覆上不易枯死的苔

藓杂草和碎沙石，也有放置食盐作为诱饵的。为使伪装与动物活动场所逼真，有的猎人还在别处捡拾些马鹿或狍子粪便撒在上面，这种假象不仅使身临险境的马鹿和其它动物马虎大意，就连人有时也不易察觉。因此，过去常有其他猎人或采山者误入鹿窖而摔伤的现象发生。

狩猎年代，一个伪装得天衣无缝的鹿窖，也常陷进路过的黑熊、狍子、野猪、狍獐等，除善于攀爬的黑熊和狍獐能轻易逃脱外，食草动物几乎全成了瓮中之鳖。从当时经济价值考虑，猎人挖的窖主要是为马鹿准备的陷阱，故一直被称为鹿窖。在马鹿成帮、狍子成群的年代，鹿窖捕捉动物的成功率非常高，有时鹿窖不仅在春秋季节可连续窖到马鹿和其它不同种类的动物，冬季也能使用。鹿窖的种类也不断变化，有的窖盖有翻板叫翻板窖；在动物容易奔跑的路径上设的窖称趟子窖；冬季利用冰场斜坡的滑动作用，用诱饵引诱动物走上斜坡滑入窖内的叫冰场窖。

如今，贪婪的枪口和陷阱早已蒙上了岁月的尘埃，那些曾经吞噬马鹿和动物的陷阱长出了树木和蒿草。猎人们放下屠刀的同时，动物们也可迈着轻松的脚步，放心地漫步于它们的乐园，这是爱护动物的人们希望看到的。

间采摘。其花朵由专人摘收，然后送到皇宫制成菊花枕，不仅让皇帝享用，还让后妃们共享。传说陆游之所以高寿，也是因为自他幼就有睡菊花枕的习惯。他曾赋诗：“采得黄花作枕囊，曲屏深幌闷幽香。”可以想象，诗人枕着菊枕入睡，半夜醒来，会发现床帐之内幽香弥漫，顿感神清气爽。初唐时，孙思邈在《备急千金方》中记载：“常以九月九日取菊花作枕袋，枕头，良。”可见，菊花枕竟有着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。

记得我中考时，学习紧张，整日无精打采，夜晚常失眠。母亲听一位老中医说，医治我病情的偏方，就是采些野菊花，晾晒干后，加些丹皮粉、绿豆皮、黑豆皮，装入枕套中做成菊花枕。说也奇怪，自从我枕着菊花枕后，睡眠很快恢复正常，成绩也迅速提高。后来，我自己也年年做菊花枕，我把采回的野菊花拿到砖窑厂，或者铁匠铺烘烤成干菊花后，装入枕芯，就做成了菊花枕头。我捧着、闻着，内心有说不出的兴奋与满足。我去过北方，那里的人也做菊花枕，他们把菊花倒在炕上，不停地在灶下填火烧炕，把菊花烘干后，用手织土布和棉线缝成枕套，把干菊花装进枕套后做成菊花枕。我曾睡在那枕头上，夜晚醒来，菊香四溢，伴有土布的布香味，就连我的头发，也似乎沾染了幽香。在那若有若无的幽香里，我沉沉地睡去。

有一年，母亲扔了我的菊花枕，给我换上新的菊花枕。我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，闻着弥漫卧室的菊花幽香，感动得泪流满面。我仿佛闻到了质朴的乡野气息，那是野菊花的缕缕馨香，就像母亲的朴素一般，恩重如山，情深似海。夜深了，我泡了一杯菊花茶，静静品茗后，躺在床上枕着那只菊花枕渐渐入眠。我在梦里，梦着母亲忙碌一生的身影，佝偻着，像在山坡上寻觅灿烂的野菊花……

菊 枕

鲍安顺

生性爱菊，那菊香在鼻尖，在心间，也弥漫在我的睡梦里。

秋燥时，身心倍受折磨，眼睛红肿，满脸干燥得火辣辣的疼。这时，我总想起家乡半山坡上盛开的野菊花，那些野菊花漫山遍野，清香四溢，弥漫超尘脱俗的雅香，让人魂牵梦萦。有一次，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渴望与激动，匆匆赶回故乡，站在秋风瑟瑟之中，放眼看着眼前的菊花海洋，我突然就想到了元人马祖常的《菊枕》诗：“东篱采采数枝霜，包裹西风入梦凉。半夜归心三径远，一囊秋色四屏香。”我想，看着菊花闻香，只能是暂时的，而把菊花做成枕头，就可以夜夜枕着菊香入眠，像古人一样在半夜醒来时，闻着床帐内的幽香气息，会更加睡意懵懂。

我曾看过一则广告：“两斤纯野菊花填充的枕头，改善睡眠，防三高。”那野菊花做枕头，竟然有如此妙用，对我这个三高患者就更有吸引力了。于是，我查阅资料后才知道，《本草纲目》早就有“菊花作枕明目”之说。事实上，菊花枕的功效非常之多，不只是降压明目作用，还对葡萄球菌、链球菌、痢疾杆菌、流感病毒及皮肤真菌均有抑制作用。据说，常枕菊花枕的人，会感到神清气爽，精神饱满。

古人早就睡菊花枕之说。雍正皇帝勤政，伤眼伤神伤颈椎，所以常枕着菊香枕入眠，他还下旨将珍稀的城头菊列为专供朝廷的贡品，禁止民